

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以儿童小说及同名儿童剧《逐光的孩子》为例

蔡 俊

摘 要 | 本文以儿童小说《逐光的孩子》及同名儿童剧为例，探讨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三点策略：其一，从创作和出版的源头上提升乡村儿童阅读的数量和质量；其二，加强乡村儿童阅读推广人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阅读推广团队；其三，在阅读推广形式上采用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阅读与戏剧艺术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等多种推广形式。

关键词 | 乡村儿童阅读；《逐光的孩子》；儿童剧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逐光的孩子》是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下简称“中南大”）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创作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小说以中南大支教师生为原型，聚焦乡村教育，讲述了大学生志愿者支教的经历和乡村儿童成长的故事。《逐光的孩子》入选2021年教育部“高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行动计划”，并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三十三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项。2022年12月，由小说改编的同名儿童剧被搬上舞台，首次以“艺术大思政课程”的形式

在中南大南湖会堂“开讲”，后续计划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巡演。文本以《逐光的孩子》的小说和儿童剧改编为例，试图探讨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策略及其意义。

一、提升乡村儿童阅读数量和质量

《2022年乡村小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乡村小学生对教材、教辅以外的课外纸质图书阅读率为93.5%，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3.27本。《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关于未成年人群体的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全

国小学生图书阅读率为99.1%，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0.2本。^[1]数据表明乡村小学生阅读率和阅读量与全国小学生特别是城市学生阅读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出版层面看，“目前，出版机构对农村童书市场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阅读率。无论是从绘本所描述的人生及生活图景，还是从定价和设计包装上看，目前童书市场的消费群体都定位为中产阶级家庭”^[2]“在少儿图书出版中，各出版机构一般按照适读年龄与图书种类对童书进行分类，但这都是以城市儿童为标准进行分级阅读，较少针对性地考虑农村留守儿童的 actual 阅读能力和阅读需求”^[3]。从创作层面看，绝大部分作家仍将其目光聚焦于城市生活的书写和城市儿童的阅读需求，真正适合乡村儿童阅读的优秀作品相对较少。想要推广乡村儿童阅读，必须从创作源头做起，呼吁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关注乡村儿童的阅读需求，书写乡村孩子自己的故事。

《逐光的孩子》以中南大优秀援教教师范献龙为原型，讲述了大学生志愿者苏老师在湖北神农架蓝溪小学的支教经历。为了深入生活，对照现实，创作出真正无愧于时代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作者不但对范献龙老师进行了深度采访，对许多优秀典型的支教志愿者进行了长时间跟踪采访，并且亲身参与到了乡村支

教队伍中，融入乡村儿童的生活里。小说和同名儿童剧还塑造了坚韧勇敢的少女戚海燕，意志坚强、乐观向上的少年郑天齐等现代农村少年儿童形象。其中“郑天齐，可以说是中国21世纪以来儿童小说创作中，少有的带着乡野气息、时代色彩、少年情怀的‘这一个’性格独特的少年儿童形象，亦会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4]。在部分现代作家笔下，乡村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或是贫困的愚昧之地，或者是诗意的田园世界，《逐光的孩子》却极为难得地将真实的乡村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有贫穷带来的资源匮乏、生活艰辛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但同时也充满了诗意、希望与理想。故事中苏老师和齐老师都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但他们都在蓝溪寻找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

随着当代童年研究的发展，社会建构范式的童年研究打破了过去本质主义儿童发展观一统天下的情形，确立了从社会文化视角研究童年的基本立场，认为“童年是历史的、社会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空中有不同的童年，童年是复数的，是流动变换的”^[5]。乡村和城市的童年必然存在差异，新时代的乡村儿童需要讲述自己故事的优秀儿童文学。教育公平除了包括物质资源分配的公平，更包括“尊严、关怀、荣誉、心理影响等不可分配的非物质资源。人们更渴求获

[1] 参见南方知行教育发展基金：《2022年乡村小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2；《2022年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2。

[2] 王春鸣：《童书出版与儿童阅读环境》，《编辑学刊》2011年第3期。转引自曹月娟、雷震：《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留守儿童出版的困境与对策》，《市场论坛》2021年第7期。

[3] 笄许燕：《探索基于大数据研究的分级阅读出版——以〈海绵儿童分级阅读丛书〉为例》，《出版参考》2016年第10期。转引自曹月娟、雷震：《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留守儿童出版的困境与对策》，《市场论坛》2021年第7期。

[4] 侯颖：《梦想长大的地方——评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第3期。

[5] 苗雪红：《童年社会建构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第2页。

得社会的尊重和承认。现今，人们希望能从物质资源的‘分配正义’转向更具尊严与荣誉、更富有情感关怀的‘承认正义’”^[1]。真正有价值的乡村儿童阅读推广不但要提高乡村儿童阅读的数量，更要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帮助乡村儿童建构意义的世界，实现精神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儿童阅读推广需要从创作和出版的源头做起，呼吁更多作家关注乡村儿童的真实生活，写出真正反映他们生活的优秀作品。

二、建设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队伍

乡村儿童阅读教育是达成教育公平的途径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阅读推广队伍的建设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乡村阅读推广队伍，鼓励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开展面向乡村儿童群体的专业阅读辅导和推广服务。在小说中，当苏老师刚去林区教育局报道时，工作人员曾说：“我们就缺像你这样高学历的老师。”^[2]一句话就点出了当今乡村教育的核心问题。小说多次提到高学历人才对乡村发展带来的改变，比如小说写到齐老师和苏老师谈论聂鲁达的诗歌，苏老师惊喜地发现齐老师对聂鲁达十分了解，并且自己也在写诗，齐老师回答说：“我们伐木队有个知青，他爸爸是教外国文学的，他进山的时候带了好多书，还有好多手抄本。我们年龄相仿，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读诗写诗的……”^[3]小说中，除了苏老师，还有很多怀着相同理想，走向乡村的年轻人，比如苏老师的女友严玲、大学同学、老师和领导……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

自1999年开始到现在，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从全国近200所高校公开招募派遣了万余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赴中西部20个省（区、市）近百个贫困县400多所中小学

支教。20年来，大学生“研支团”薪火相传，爱心接力，持续有力地以实际行动支持着中西部及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他们以热血、无私与坚韧的奉献精神“感动中国”，比如孤身支教的徐本禹，大山深处希望的播种者范献龙；有的支教志愿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倒在了支教岗位的志愿先锋赵福兵。^[4]

在故事里，在这些大学生志愿者以及省市教育局和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人力、物力、财力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大山里的蓝溪，他们都是乡村儿童阅读和教育推广不可缺少的力量。

我们还要建设一支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儿童阅读推广队伍。《逐光的孩子》中，对阅读、写作和诗歌的热爱有着一种传承关系：伐木队的知青对齐老师进行了文学启蒙，齐老师又将对诗歌的热爱传承给了齐老师，齐老师和苏老师“边走边聊诗歌”，虽然苏老师不知道“齐老师有没有在我心里丢下一颗文学的种子”，但是他从那一天便开始写诗了。^[5]这种诗意的光芒照亮了乡村孩子们的人生轨迹，并像星星之火一代代传承了下去。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苏老师在寻找一只特别会唱歌的鸟儿的时候无意间对威海燕谈起了顾城的诗：

“它在讲自己的事，讲贮存谷粒的方法，讲

[1] 郭晓莹、周志平：《三种正义理论视域下的乡村儿童阅读教育》，《教育评论》2020年第1期。

[2] 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第8页。

[3] 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第122页。

[4] 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第282页。

[5] 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第123页。

妈妈……讲月牙怎么变成了金黄的气球。”天哪，我竟然想都没有想就把顾城的诗随口说了出来……

“读书真好！”她（戚海燕）一蹦一跳地走在前面，然后回过头来，笑着说：“你和齐老师总能把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讲得这样美好，让人出乎意料，让人……让人一听，心就软了，不怨了，忍不住去爱着这个世界。”

后来，虽然戚海燕当年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参加高考，但她边打工边读书写作，成了一名作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乡村振兴靠的是人才，除了鼓励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乡村振兴和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更重要的是教育和培养自己的人才。小说里，十五年后郑天齐来省城参加培训，再次遇到了苏老师，他告诉苏老师自己侯考上了鄢阳师专，毕业后到林区政府所在地松柏的实验小学当语文老师和副校长。而这一次他参加完培训就要回蓝溪当干部了，去到基层，“实实在在做点事儿”。^[1]在同名儿童剧的尾声，舞台上，夜色里，山谷中，星空下，苏老师的画外音响起：

那一刻，我心里默默呼喊无数遍“我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故事里，在齐老师、苏老师和更多为乡村教育无私奉献的人们的感召下，乡村教育与阅读推广的队伍日渐壮大；在故事外，乡村儿童阅读推广和教育问题也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正如中南大新闻学院大三学生程英琦在看完儿童剧的首演后说：“我的家乡以前也是贫困县。大一、大二时我报名参加了线上的支教，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也会选择去边远的山区支教，有一份力、发一份光。”^[2]

三、丰富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形式

乡村儿童阅读需要丰富多样的推广形式。首先，学校是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第一阵线，乡村儿童的阅读推广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教师在课堂上进行。《逐光的孩子》为我们展示一堂堂精彩的阅读课，例如在2005年的春天，在开学的第一节课上，苏老师看到教室里的孩子们如朵朵花蕊里饱满的微笑，将英国女诗人穆丽尔·斯图亚特的《种子商店》这首诗送给了孩子们，并和他们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讨论：

我读了两遍之后，又逐字逐句地讲了一遍，然后问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首诗送给你们吗？”

……

她（戚海燕）放下笔，望了一眼窗外，想了一会儿说：“齐老师总说我是读书的“种子”……由此我想，其实我们都像是一个商店货架上的植物种子——虽然看起来像石子像沙，可是我们可以长成百合花，长成草地，长成一片片森林……”

……

我想说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学校，都可以看作一个种子商店或者说一个种子库，重要的不是商店的好与坏，重要的是那些种子！种子是有生命的，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能为自己的梦想发芽，开花，结果……

……

[1] 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第2页。

[2] “中南大首台原创大思政课舞台剧《逐光的孩子》开演”，中国日报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065610212562364&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3年5月20日。

下课后，孩子们还围着我说，这首诗越读越觉得美。

……

那是第一次在课间的时候被孩子们围住，要主动跟我讨论一首诗，一首我本来只想拿来讲道理的诗。但是，孩子们天使般的眼睛却看到了美！^[1]

也就是在那一天，苏老师和孩子们定下了十年之约，让孩子们写下自己梦想。十年前，苏老师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阅读的种子；十年后，这些梦想的种子发了芽，开了花，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

除了在课堂内外进行传统的儿童阅读推广，还可以借助儿童剧等多种形式让乡村孩子爱上阅读。儿童剧是以儿童为服务对象、专门为儿童演出的舞台表演艺术，因其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戏剧语言、活泼的故事情节，更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因而成了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从2017年开始，中南大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就开始了戏剧教育普及工作的相关尝试，在学院戏剧影视研究中心和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的共同指导下成立了以本科生为主体的图南戏剧工作室，将本院教师的优秀儿童作品改编为儿童剧并和相关剧团及中小学合作，进行“儿童剧进校园”等活动，在武汉的其他剧院和超过100所小学成功巡演。2022年12月，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将《逐光的孩子》搬上舞台，并且后续计划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巡演，让更多乡村儿童能够感受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戏剧的艺术魅力。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儿童剧，不但深化了儿童剧的创作主题，提升了儿童剧的艺术内涵，也加强了乡村儿童的美育教育，拓展了乡村儿童阅读的推广形式。

此外，乡村阅读推广除了多组织阅读推广

志愿“去乡村”，也可以尝试乡村儿童“走出来”的推广形式。2023年5月5日，《逐光的孩子》的原型人物之一——中南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第十六届“大学生年度人物”、远在大凉山支教的苏正民带着5名凉山孩子走进中南大望湖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参加关于《逐光的孩子》的读书分享会，苏正民及凉山孩子的到来赋予这场读书分享会别样的意义，相信这些孩子一定也会将阅读的种子带回大凉山的深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多种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形式，在新媒体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的方式进行乡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例如，中南大的大学生志愿者通过“云教室”的形式，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教育不发达地区小学搭建网络教室。2023年春季学期中南大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云教室项目共对接了三所小学：湖南凉水井镇中心小学、贵州鲁础营小学、丁钱小学等，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包括阅读在内的线上文化、教育志愿活动。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年甘肃酒泉“七彩四点半”之声入童心志愿服务活动中，在酒泉支教的中南大学生志愿者们还通过制作优质音频，在酒泉市广播电视台、肃州广播电视台、酒泉市肃州区学校广播站、中南支梦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App等平台上投放的形式，为乡村儿童讲述优秀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故事，提升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总之，乡村儿童阅读推广除了传统的课堂学习和课后阅读，还可以采取阅读与戏剧相结合、走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等多种形式，以达到更好的阅读推广效果。

[1] 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第193-197页。

四、结语：诗意之光

舒辉波在小说《逐光的孩子》的引言写道，苏老师常常回忆起这样一幅画面：

我常常想起蓝溪那被森林覆盖的山峦和幽蓝林梢之上的天空，以及天空下群星闪烁的山谷。我常常想起那年劝学，早春夜行，孩子们举起的火把照亮了崎岖的山路，我们彼此扶携，彼此照亮。我们走最艰难的路时，一起唱歌；我们爬最陡峭的坡时，前呼后应。我们持微火而行，高举的火把仿佛是佩戴在胸前的星星，全落入身畔的蓝溪。我们追逐着光啊，仿佛正行走在一条通往银河的隐秘之路，我们以及我们手中哔剥燃烧的火把也成了映照在溪水中的一颗颗星星……^[1]

同名小说改编的儿童剧也“以‘光’为主要意象展现中国青年‘触摸光、抓住光、发出光’的成长历程，以‘跨时空的对话’呈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动人故事，积极弘扬中国青年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风采的责任与担当，以青年人‘走出大山、回到大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用教育阻断贫困’的时代传递”^[2]。

“光”是小说与儿童剧中最重要意象，这是诗意的光，理想的光，也是阅读带来的光。振兴乡村的关键就在于教育，“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互为因果，只有真正优秀的教育才能改变孩子和乡村的命运”^[3]，而乡村儿童阅读教育是达成教育公平的途径之一，舒辉波的儿童小说《逐光的孩子》的出版与儿童剧的上演为乡村儿童阅读推广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策略，希望阅读之光能够照亮更多乡村儿童成长的道路。

本论文是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度一般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湖北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21GB008的阶段性成果）

[蔡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 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第4页。

[2] “中南大首台原创大思政课舞台剧《逐光的孩子》开演”，中国日报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065610212562364&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3年5月20日。

[3] 2021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